

<<闯关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闯关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98480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98484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高满堂 孙建业

页数：5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闯关东>>

内容概要

《闯关东》是著名平民作家高满堂搭档著名编剧孙建业历时数年，六易其稿的呕心沥血之作。小说以山东章丘开山、朱传武等为代表的平民英雄群像，在广阔的民族、地域、人生背景中发掘白山黑水间血染的民族英魂，笔底舒卷风云之色，洋溢着关东寥廓而雄健的气息，那从苍茫悲郁的土地上蒸腾而出的阳刚之美力透纸背。

<<闯关东>>

作者简介

高满堂，大连电视台国家一级编剧。

著名平民作家。

创作电视连续剧46部（500余集）。

代表作有：《家有九凤》《错爱》《大工匠》《闯关东》《闯关东 》等，曾获“飞天奖”、“金鹰奖”、“全国五个一工程奖”等16项。

《闯关东》获“金鹰奖最佳编剧奖”、韩国首尔电视节“最佳编剧奖”。

<<闯关东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11904年，山东章丘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

那章丘本也是人杰地灵之处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乡，泉水丰盈，景致卓然，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因连年灾害，庄稼绝收，以致匪患横行，饿殍遍野，空旷的田野上，北风呼啸着掠过，让阴沉的天空更显萧瑟。

而村庄间简陋的道路上，一群群拖家带口的人们推着独轮车向远方沉默又衰疲地走着，他们都是要去闯关东的难民——虽然故土难舍，但是果腹活命是最现实的生活。

关外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是良田沃野还是雪域冻土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，在远方有那么一片广袤的土地，也许能接纳他们，容他们讨一口吃食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也许只有少年才能忘了忧愁。

朱家峪村朱开山家的院子里便是一派喧闹，家里的老二传武正和三弟传杰甩开膀子摔跤呢。

虽然天寒，两人却只着单裤，上身套了件跤衣，一头汗水，脑袋上还冒着热气。

传武十八岁，传杰十四，两人身高差一截，但眉眼却相似。

又斗罢一回合，两人索性将套在身上的跤衣也啪的一声摔到地上。

朱传武光着结实的上身，抱着肩膀，眯着眼睛对弟弟道：“三儿，来吧，今天二哥教给你第三招，大背跨！”

“朱传杰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：“二哥，今天就算了吧，我饿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这肚皮都贴到后脊梁骨了，要玩你自己玩。”

“朱传武斜楞起眼睛：“三岁看着吃老相，从小你就是个挺不起胎的主！”

咱娘惯你，我可不惯你老孩子的毛病，一日三习武，这可是当年咱爹立下的规矩，虽说咱爹不在家，可这规矩不能改！”

把眼睛瞪起来，我可要下手了！”

“传武说着一侧身一跨步，把传杰背了个大口袋。

传杰惨叫一声，好不容易爬起来，道：“二哥，你真下得去手啊！”

“传武不接话，一个恶虎前跳，把刚站起来的传杰又掼倒在地。

传杰火了，跃起来搂住了传武，传武倒乐了：“对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有个老爷们样，咱爹说了：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低头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这功就得练！”

一辈子不吃亏！”

上步，掏小袖，侧身贴，腿要进去，腰要用力……背呀，使劲背呀！”

“传杰呼呼地喘着气，可就是背不动。

传武从怀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干菜饼子，放在弟弟鼻子前闻了闻，说：“你要是把我背过去，这块菜饼子给你了。”

“传杰瞪大了眼：“二哥，给我咬一口吧，咬一口我就把你背过去。”

“传武让传杰咬了一口：“背呀！”

“传杰耍赖道：“再咬一口。”

“传武把饼递给他：“咬吧。”

“传杰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二哥，你说大哥能把鲜儿姐娶回来吗？”

“传武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传杰道：“我看够呛，到现在娶她的粮食还没凑齐呢……”传武听了皱眉：“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？”

““那天我碰见鲜儿姐了，哎呀，真是越长越俊，嗓子还越来越好听了，说话像唱戏似的……”传杰捏着嗓子学着鲜儿，“三兄弟，你告诉二兄弟，娶我的那天你们俩可要一块儿来啊，你二哥还是那么皮吗？”

你告诉他，等我过了门慢慢地给他梳梳皮子——二哥，娶鲜儿姐那天你去吗？”

“传武挠头道：“我去干什么？”

““去吧，哎，那天你穿什么衣裳去？”

<<闯关东>>

”传杰说着咽下最后一口饼。

传武眼睛突然直了：“你小子诓我啊，我的菜饼子哪去了？”

”传杰哈哈大笑：“就着话吃了！”

”传武一急又把传杰放倒在地。

屋里传来他们娘的喊声：“你们俩别闹了，进来！”

”传武扭着传杰的胳膊进了屋，他们娘咣当咣当摆弄着一台老织布机，对两人道：“你哥去你姥爷家借粮快三天了，也该回来了，街面不静板，你哥俩到村头去迎迎他。”

”两人答应着就要去，又被娘喊住了：“慢点，家里快没吃的了，别忘了提着水葫芦，饿了渴了就喝口水，见人嘴勤快点，问一句：见了俺哥没有？”

”送走了兄弟俩，当娘的长叹一声，心里又难受地骂了句：死鬼，怎么也该来个信啊！

她当家的朱开山去了关东，一走就是四年，没个动静。

她是当爹又当娘，苦累着自己带起三个孩子，幸亏孩子们还争气。

可是没料到年成如此坏，眼见家里要断粮，那老三已瘦得皮包骨头，老大又要娶亲，老二还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三个小伙子正是吃饭的年岁啊！

正琢磨着，她未来的亲家、鲜儿的爹谭永庆挑帘进了屋。

传武娘忙站起来：“他叔，你来了，坐。”

”谭永庆道：“顺道，过来看看。”

”传武娘淡淡一笑：“什么事就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”

”谭永庆讪讪笑道：“还能有什么事？”

你家传文和俺鲜儿的事呗。

”传武娘锁着眉头：“他俩的事？”

不都说定了吗？

他叔，你还有什么说法？

”谭永庆道：“也没什么说法，就是想看看你们办得怎么样了。”

连着三年赶上大灾，一拖再拖，咱也拖不起了，俺不急嫁闺女，赶上了也没法子。

赶快把他们的事办了吧，鲜儿早晚是你家的媳妇，那些老礼数都免了，可是那一斗小米还是不能免的。

”传武娘笑道：“他叔，赶上这年头谁家有富余的粮食？

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俺家里的粮食划拉划拉不够一斗。

你也不用把脑门子揪着，俺打发传文上他姥爷家去借了，咱两家说好的事就不能变！”

”谭永庆忙点头：“那敢情好。”

按理说遇上这样的灾年不应当娶嫁，可俺们家鲜儿已经等了三年了，你们今年说娶，明年说娶，到底也没娶，原来说等朱开山回来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

唉，俺们也不等了。

”传武娘叹道：“他叔，俺不是不想娶，自从义和团起事儿，俺家里事儿就没断溜儿，哪顾得了这些？”

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”谭永庆也感叹：“唉，怎么不知道？”

义和团起事儿，朱开山开香堂杀洋毛子闹得轰轰烈烈，朝廷翻了脸要问他的死罪，他倒好，尥蹶子去了关东。

跑了有几年了吧？

一直没有响动？

”传武娘摇了摇头，爬起身：“唉，这老头子，还不知死活呢。”

家里也没什么吃的，俺去烧锅水，打点粥给你喝。”

”谭永庆忙起身：“用不着，俺就是打个招呼催催。”

你睡吧，俺走了。

”说着，人已出了门。

<<闯关东>>

传武兄弟没走远，在村头上就迎上了哥哥朱传文。

传文正被一群敲牛骨棒唱着莲花落要饭的乞丐团团围住，乞丐们唱着乞食，这个道：“哎，这个老弟好面善，蟠桃会上见过面，慈眉善目心肠好，咱们弟兄挺有缘。

”那个道：“哎，说有缘道有缘，兄弟快来帮帮咱，我们还要往北走，给点吃的救救难，乐善好施有好报，保你有段好姻缘。

”另一个道：“媳妇美貌赛嫦娥，多子多福多寿限，披金戴银跨骏马，世世代代做大官。

”传文尽力挣脱着，声嘶力竭道：“你们别缠着俺，俺也饿着肚子呢，俺有急事！”

”传武、传杰忙过去，推开几个乞丐。

传武一把拉住大哥道：“快走，娘都等急了。

”传杰看看哥哥焦黄又憔悴的面容，又看看他空空的手，问道：“哥，借的粮食呢？”

”传文也不搭腔，趁空冲开人群就往家跑，传武、传杰在后头紧紧跟着。

传文一头拱进家门，喊了声“娘呀”，便栽倒在地。

传武娘一个高蹦到地上，掐着传文的人中，吩咐跟进来的传武、传杰：“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烧水去！”

”喝了娘灌的热水，传文这才幽幽地醒过来，一看见娘在跟前，顿时泪流满面，紧抓住娘的手道：“娘啊，可不好了，俺姥爷和姥娘，他们……”传武娘焦急道：“快说，他们怎么了？”

”“俺走了六十里山路，到了姥娘家推开门一看，俺的娘呀，姥娘一家悬梁自尽了！”

”传武娘如五雷轰顶，号啕大哭：“爹呀，娘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

遇见什么难事了吗？

怎么就不能活了？

天哪！

”传文哭道：“街坊说了，俺舅领着乡亲们吃大户，三天前让人家麻袋蒙头扔进井里了，日子没法过了。

”传武娘哭够了，久久无语，忽地起身就要走。

传杰见状忙拉住，问：“娘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”传武娘擦着泪水：“去你姥娘家，发送发送俺爹俺娘，俺老魏家绝了户了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悲从心来，哽咽一声，支撑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传文说：“娘，你病成这样了，怎么去呀！”

再说了，你拿什么发送姥爷姥娘？”

”传武娘擦干了眼泪：“传文、传武，你们俩到老张大爷家借来快码子，把院里的老杨树杀了吧。

传杰，你去请黄木匠，做两口薄木棺材，不能让你姥爷姥娘就这么走了。

”传文哭道：“娘，使不得啊，那是你和俺爹留着给自己做寿材的，谁也不能动啊！”

”传武娘闭着眼睛：“顾不得了，杀！”

”2打发父母入了土，传武娘大病一场，可再难日子还得往下过。

看着三个孩子像霜打了的茄子，连最小的传杰也没了往日的吵闹，她又不禁想起了远在关东的丈夫：关东，关东，关东到底有什么，把人都迷得魔怔，迷得不知音讯，迷得不问家里老小死活。

她懂得自己的丈夫，她知道他是能担当的汉子，可是，四年了，念想变成空望，期望变成失望，她已经在夜里流干了泪水。

一大早，传武娘强打起精神，把传文叫到跟前：“传文，俺嘱咐你的那件事办了？”

鲜儿她爹又来催着迎亲了。

”传文苦着脸：“娘，俺跑遍了全村也凑不齐一斗米，家家都揭不开锅，谁家还有粮呀！”

”传武娘叹口气：“传文，实在没法子了，你去和老谭叔商议商议，少两升米行不行？”

咱家刮净缸底也就能凑齐八升，委实没有办法了。

”“娘啊，都说好了的事，叫咱办得不利索，俺张不开口呀！”

”传武娘骂道：“传文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顶起锅盖？”

传杰，陪你哥哥去谭家求求情。

”传杰挺脆快：“哎，俺去。”

<<闯关东>>

”传武娘又气道：“你说你们的死爹，自己闯了大祸，一蹄子跑到关外，四年了，这个没良心的，直到现在也不来个信儿！

都说关东是个宝地，保不准他现在置了房子置了地，牛马满圈，三房四妾，早把咱们娘们儿忘了！你们不信？

现在他正喝着小酒打着饱嗝，放着响屁抽关东烟儿，蹲在房顶上风凉呢！

”传杰使个眼色，连推带搯把还要磨蹭的哥哥拽出了屋。

传文说：“三儿，这都是说好了的事又变卦了，你说到了鲜儿家俺怎么开这个口？

咱家就你念了几年私塾，《诗经》都开讲了，你教教哥。

”传杰撇撇嘴：“嘴长在自己的鼻子底下，怎么就开不了口？

你看俺是怎么说的。

”他连说带比画，“见了鲜儿她爹，你先作个揖，唱个喏：泰山老夫人在上，小婿朱传文这厢有礼了

。

”传文说：“不妥，不妥，怎么像戏文似的？

你别唬俺，俺知道，泰山老夫人是称呼老丈人，鲜儿还没过门呢，不能这么说。

”“那你就先作个揖，这么说：老谭大叔，俺奉了高堂老母之命和您老过个话儿。

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这是没得说的，娶亲纳彩礼这也是老理儿。

这不是赶上荒年了吗，有些事儿得商量着来，俺家满划拉就凑了八升小米，您老就笑纳了吧，赶上好年头俺们一定给您补上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

”传杰小小的岁数竟满口的学问。

传文摇着头：“有些话听不懂，你能不能都给变成庄户话？

”传杰也跟着摇头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！

算了，你就这样说：老谭叔，俺娘说了，俺家的粮食也见囤底儿了，你就抬抬手让鲜儿嫁过去吧！俺给你磕头还不行吗？

”传文一愣：“还要磕头？

不行，俺羞得慌。

”传杰不屑道：“给老丈人磕头害什么羞？

把嫂子舞弄来家是真的。

你就照俺说的办，没错儿。

”

<<闯关东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1 1904年，山东章丘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

那章丘本也是人杰地灵之处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乡，泉水丰盈，景致卓然，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因连年灾害，庄稼绝收，以致匪患横行，饿殍遍野，空旷的田野上，北风呼啸着掠过，让阴沉的天空更显萧瑟。

而村庄间简陋的道路上，一群群拖家带口的人们推着独轮车向远方沉默又衰疲地走着，他们都是要去闯关东的难民——虽然故土难舍，但是果腹活命是最现实的生活。

关外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是良田沃野还是雪域冻土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，在远方有那么一片广袤的土地，也许能接纳他们，容他们讨一口吃食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也许只有少年才能忘了忧愁。

朱家峪村朱开山家的院子里便是一派喧闹，家里的老二传武正和三弟传杰甩开膀子摔跤呢。

虽然天寒，两人却只着单裤，上身套了件胶衣，一头汗水，脑袋上还冒着热气。

传武十八岁，传杰十四，两人身高差一截，但眉眼却相似。

又斗罢一回合，两人索性将套在身上的胶衣也啪的一声摔到地上。

朱传武光着结实的上身，抱着肩膀，眯着眼睛对弟弟道：“三儿，来吧，今天二哥教给你第三招，大背跨！”

“朱传杰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：“二哥，今天就算了吧，我饿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这肚皮都贴到后脊梁骨了，要玩你自己玩。”

“朱传武斜楞起眼睛：“三岁看着吃老相，从小你就是个挺不起胎的主！”

咱娘惯你，我可不惯你老孩子的毛病，一日三习武，这可是当年咱爹立下的规矩，虽说咱爹不在家，可这规矩不能改！”

把眼睛瞪起来，我可要下手了！”

“传武说着一侧身一跨步，把传杰背了个大口袋。

传杰惨叫一声，好不容易爬起来，道：“二哥，你真下得去手啊！”

“传武不接话，一个恶虎前跳，把刚站起来的传杰又掼倒在地。

传杰火了，跃起来搂住了传武，传武倒乐了：“对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有个老爷们样，咱爹说了：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低头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这功就得练！”

一辈子不吃亏！”

上步，掏小袖，侧身贴，腿要进去，腰要用力……背呀，使劲背呀！”

“传杰呼呼地喘着气，可就是背不动。

传武从怀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干菜饼子，放在弟弟鼻子前闻了闻，说：“你要是把我背过去，这块菜饼子给你了。”

“传杰瞪大了眼：“二哥，给我咬一口吧，咬一口我就把你背过去。”

“传武让传杰咬了一口：“背呀！”

“传杰耍赖道：“再咬一口。”

“传武把饼递给他：“咬吧。”

“传杰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二哥，你说大哥能把鲜儿姐娶回来吗？”

“传武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传杰道：“我看够呛，到现在娶她的粮食还没凑齐呢……”传武听了皱眉：“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？”

““那天我碰见鲜儿姐了，哎呀，真是越长越俊，嗓子还越来越好听了，说话像唱戏似的……”

传杰捏着嗓子学着鲜儿，“三兄弟，你告诉二兄弟，娶我的那天你们俩可要一块儿来啊，你二哥还是那么皮吗？”

你告诉他，等我过了门慢慢地给他梳梳皮子——二哥，娶鲜儿姐那天你去吗？”

“传武挠头道：“我去干什么？”

““去吧，哎，那天你穿什么衣裳去？”

“传杰说着咽下最后一口饼。”

<<闯关东>>

传武眼睛突然直了：“你小子诓我啊，我的菜饼子哪去了？”

”传杰哈哈大笑：“就着话吃了！”

”传武一急又把传杰放倒在地。

屋里传来他们娘的喊声：“你们俩别闹了，进来！”

”传武扭着传杰的胳膊进了屋，他们娘咣当咣当摆弄着一台老织布机，对两人道：“你哥去你姥爷家借粮快三天了，也该回来了，街面不静板，你哥俩到村头去迎迎他。”

”两人答应着就要去，又被娘喊住了：“慢点，家里快没吃的了，别忘了提着水葫芦，饿了渴了就喝口水，见人嘴勤快点，问一句：见了俺哥没有？”

”送走了兄弟俩，当娘的长叹一声，心里又难受地骂了句：死鬼，怎么也该来个信啊！她当家的朱开山去了关东，一走就是四年，没个动静。

她是当爹又当娘，苦累着自己带起三个孩子，幸亏孩子们还争气。

可是没料到年成如此坏，眼见家里要断粮，那老三已瘦得皮包骨头，老大又要娶亲，老二还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三个小伙子正是吃饭的年岁啊！

正琢磨着，她未来的亲家、鲜儿的爹谭永庆挑帘进了屋。

传武娘忙站起来：“他叔，你来了，坐。”

”谭永庆道：“顺道，过来看看。”

”传武娘淡淡一笑：“什么事就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”

”谭永庆讪讪笑道：“还能有什么事？”

你家传文和俺鲜儿的事呗。

”传武娘锁着眉头：“他俩的事？”

不都说定了吗？

他叔，你还有什么说法？

”谭永庆道：“也没什么说法，就是想看看你们办得怎么样了。”

连着三年赶上大灾，一拖再拖，咱也拖不起了，俺不急嫁闺女，赶上了也没法子。

赶快把他们的事办了吧，鲜儿早晚是你家的媳妇，那些老礼数都免了，可是那一斗小米还是不能免的。

”传武娘笑道：“他叔，赶上这年头谁家有富余的粮食？”

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俺家里的粮食划拉划拉不够一斗。

你也不用把脑门子揪着，俺打发传文上他姥爷家去借了，咱两家说好的事就不能变！”

”谭永庆忙点头：“那敢情好。”

按理说遇上这样的灾年不应当娶嫁，可俺们家鲜儿已经等了三年了，你们今年说娶，明年说娶，到底也没娶，原来说等朱开山回来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

唉，俺们也不等了。

”传武娘叹道：“他叔，俺不是不想娶，自从义和团起事儿，俺家里事儿就没断溜儿，哪顾得了这些？”

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”谭永庆也感叹：“唉，怎么不知道？”

义和团起事儿，朱开山开香堂杀洋毛子闹得轰轰烈烈，朝廷翻了脸要问他的死罪，他倒好，尥蹶子去了关东。

跑了有几年了吧？

一直没有响动？

”传武娘摇了摇头，爬起身：“唉，这老头子，还不知死活呢。”

家里也没什么吃的，俺去烧锅水，打点粥给你喝。”

”谭永庆忙起身：“用不着，俺就是打个招呼催催。”

你睡吧，俺走了。

”说着，人已出了门。

传武兄弟没走远，在村头上就迎上了哥哥朱传文。

<<闯关东>>

传文正被一群敲牛骨棒唱着莲花落要饭的乞丐团团围住，乞丐们唱着乞食，这个道：“哎，这个老弟好面善，蟠桃会上见过面，慈眉善目心肠好，咱们弟兄挺有缘。

”那个道：“哎，说有缘道有缘，兄弟快来帮帮咱，我们还要往北走，给点吃的救救难，乐善好施有好报，保你有段好姻缘。

”另一个道：“媳妇美貌赛嫦娥，多子多福多寿限，披金戴银跨骏马，世世代代做大官。

”传文尽力挣脱着，声嘶力竭道：“你们别缠着俺，俺也饿着肚子呢，俺有急事！”

”传武、传杰忙过去，推开几个乞丐。

传武一把拉住大哥道：“快走，娘都等急了。

”传杰看看哥哥焦黄又憔悴的面容，又看看他空空的手，问道：“哥，借的粮食呢？”

”传文也不搭腔，趁空冲开人群就往家跑，传武、传杰在后头紧紧跟着。

传文一头拱进家门，喊了声“娘呀”，便栽倒在地。

传武娘一个高蹦到地上，掐着传文的人中，吩咐跟进来的传武、传杰：“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烧水去！”

”喝了娘灌的热水，传文这才幽幽地醒过来，一看见娘在跟前，顿时泪流满面，紧抓住娘的手道：“娘啊，可不好了，俺姥爷和姥娘，他们……”传武娘焦急道：“快说，他们怎么了？”

”“俺走了六十里山路，到了姥娘家推开门一看，俺的娘呀，姥娘一家悬梁自尽了！”

”传武娘如五雷轰顶，号啕大哭：“爹呀，娘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

遇见什么难事了吗？

怎么就不能活了？

天哪！

”传文哭道：“街坊说了，俺舅领着乡亲们吃大户，三天前让人家麻袋蒙头扔进井里了，日子没法过了。

”传武娘哭够了，久久无语，忽地起身就要走。

传杰见状忙拉住，问：“娘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”传武娘擦着泪水：“去你姥娘家，发送发送俺爹俺娘，俺老魏家绝了户了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悲从心来，哽咽一声，支撑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传文说：“娘，你病成这样了，怎么去呀！”

再说了，你拿什么发送姥爷姥娘？”

”传武娘擦干了眼泪：“传文、传武，你们俩到老张大爷家借来快码子，把院里的老杨树杀了吧。

传杰，你去请黄木匠，做两口薄木棺材，不能让你姥爷姥娘就这么走了。

”传文哭道：“娘，使不得啊，那是你和俺爹留着给自己做寿材的，谁也不能动啊！”

”传武娘闭着眼睛：“顾不得了，杀！”

” 2 打发父母入了土，传武娘大病一场，可再难日子还得往下过。

看着三个孩子像霜打了的茄子，连最小的传杰也没了往日的吵闹，她又不禁想起了远在关东的丈夫：关东，关东，关东到底有什么，把人都迷得魔怔，迷得不知音讯，迷得不问家里老小死活。

她懂得自己的丈夫，她知道他是能担当的汉子，可是，四年了，念想变成空望，期望变成失望，她已经在夜里流干了泪水。

一大早，传武娘强打起精神，把传文叫到跟前：“传文，俺嘱咐你的那件事办了？”

鲜儿她爹又来催着迎亲了。

”传文苦着脸：“娘，俺跑遍了全村也凑不齐一斗米，家家都揭不开锅，谁家还有粮呀！”

”传武娘叹口气：“传文，实在没法子了，你去和老谭叔商议商议，少两升米行不行？”

咱家刮净缸底也就能凑齐八升，委实没有办法了。

”“娘啊，都说好了的事，叫咱办得不利索，俺张不开口呀！”

”传武娘骂道：“传文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顶起锅盖？”

传杰，陪你哥哥去谭家求求情。

”传杰挺脆快：“哎，俺去。”

”传武娘又气道：“你说你们的死爹，自己闯了大祸，一蹄子趟到关外，四年了，这个没良心的

<<闯关东>>

，直到现在也不来个信儿！

都说关东是个宝地，保不准他现在置了房子置了地，牛马满圈，三房四妾，早把咱们娘们儿忘了！你们不信？

现在他正喝着小酒打着饱嗝，放着响屁抽关东烟儿，蹲在房顶上风凉呢！

” 传杰使个眼色，连推带搯把还要磨蹭的哥哥拽出了屋。

传文说：“三儿，这都是说好了的事又变卦了，你说到了鲜儿家俺怎么开这个口？

咱家就你念了几年私塾，《诗经》都开讲了，你教教哥。

” 传杰撇撇嘴：“嘴长在自己的鼻子底下，怎么就开不了口？

你看俺是怎么说的。

” 他连说带比画，“见了鲜儿她爹，你先作个揖，唱个喏：泰山老夫人在上，小婿朱传文这厢有礼了

。”

” 传文说：“不妥，不妥，怎么像戏文似的？

你别唬俺，俺知道，泰山老夫人是称呼老丈人，鲜儿还没过门呢，不能这么说。

” “那你就先作个揖，这么说：老谭大叔，俺奉了高堂老母之命和您老过个话儿。

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这是没得说的，娶亲纳彩礼这也是老理儿。

这不是赶上荒年了吗，有些事儿得商量着来，俺家满划拉就凑了八升小米，您老就笑纳了吧，赶上好年头俺们一定给您补上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

” 传杰小小的岁数竟满口的学问。

传文摇着头：“有些话听不懂，你能不能都给变成庄户话？

” 传杰也跟着摇头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！

算了，你就这样说：老谭叔，俺娘说了，俺家的粮食也见囤底儿了，你就抬抬手让鲜儿嫁过去吧！俺给你磕头还不行吗？

” 传文一愣：“还要磕头？

不行，俺羞得慌。

” 传杰不屑道：“给老丈人磕头害什么羞？

把嫂子舞弄来家是真的。

你就照俺说的办，没错儿。

”

<<闯关东>>

编辑推荐

国仇家恨事，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；白山黑水间，一曲悲怆恢弘的浩然长歌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